



独家报道

镌刻密码的无声史书：人名中的时代印记

种衍洋

没有哪个民族能像我们这般，将无尽的深情与殷切的期许，深深融入名字之中。名字，早已超脱了单纯的指代功能，它不仅是个体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，承载着家族代代相传的美好祝愿，更是一部镌刻着时代密码的无声史书，在岁月的洪流里，静静诉说着历史的风云变幻。

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写道：“无名，万物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”远古时代，人类尚在蒙昧中艰难探寻生存之道，名字便悄然诞生。它宛如一支神奇的魔法之笔，为混沌的世界勾勒出清晰的轮廓，赋予世间万物独特的意义。从那时起，名字就与人类社会紧密相连，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、波澜壮阔的演变之旅。

回溯春秋时期，取名之道别具一格，遵循“远取诸物，近取诸身”的原则，世间万物皆可化作人名。晋文公重耳，传说他天生拥有双层耳垂，故而得名。他的儿子晋成公，竟被取名为“黑臀”，只因出生时屁股上长有黑痣。

试想，一国之君顶着这样直白的名字，幼年时难免会因此产生心理阴影。那时，王公贵族乃至士大夫阶层取名都随性自然，比如秦国的商鞅，“鞅”本是马拉车时套在当胸的皮带。“荆轲刺秦王”中的荆轲，“轲”意为接轴车。这些看似随意的名字，实则生动地展现了当时质朴的民风，以及人们对生活最本真的感知。

汉朝，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强盛的王朝，犹如一轮初升的朝阳，散发着蓬勃的朝气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人们崇尚威武雄壮，名字也多彰显出大气磅礴之势。

翻开《汉书》，安国、定国、广国、宁国、充国等名字俯拾皆是，字里行间溢满着建功立业、安邦定国的豪情壮志。在与匈奴频繁交战的岁月里，众多军官取名破虏、胜胡，还有不少名字中带有勇、霸、猛等字，展现出汉朝人的勇猛无畏。李广、苏武、班超，这些名字如璀璨星辰，照亮了历史的天空，成为时代精神的不朽象征。

然而，汉朝晚期，王莽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

取名格局。他推行“二名非礼”的规定，要求所有人取名皆用单字。尽管王莽主政时间短暂，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三国时期，单字名依旧盛行。与此同时，儒家思想广泛传播，名字中开始融入品德元素。曹操字孟德，刘备字玄德，张飞字翼德，杨修字德祖，他们以“德”为字，寄托着对高尚品德的不懈追求。

三国之后，魏晋南北朝陷入乱世，儒家思想暂时式微，玄学之风盛行。天师道在世家大族间广泛传播，由于其教徽与草书的“之”字极为相似，“之”成为取名热门。

琅琊王氏的王羲之，不仅自己名字含“之”，他的7个儿子王献之、王操之、王玄之、王凝之等，乃至孙子辈，名字中都带有“之”字。一时间，“之”字风靡上流社会，顾恺之、祖冲之、陈庆之等，皆成为那个时代名字风尚的代表人物。

历经动荡，终于迎来盛世大唐，文化繁荣，社会开放，姓名风格也呈现出独特风貌，既深受传统礼制影响，又融合了多元文化与社会变迁的痕迹。士人阶层常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名，如郭子仪之“忠”、李德裕之“德”、颜真卿之“仁”。或寄托功业理想，如李辅国之“辅国”。

佛教盛行，名字中常见佛、僧、昙、法等字，如诗人王梵志、天文学家僧一行。受道教影响，钟情道教者常用充满道教色彩的词汇取名，鱼玄机、太真、玉真、妙真、玄真等名字，在唐朝女性中备受青睐，尽显空灵飘逸之美。

宋朝时，中华文化发展至又一高峰。人们对儒家经典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，对圣贤的崇拜也体现在名字之中。希礼、希孟、希尧、希舜等名字，直白地表达出对先贤的敬仰与追随。尧卿、舜臣、禹臣等名字，则巧妙地将对朝天子比作尧舜禹，尽显尊崇之意。

其中，白家与苏家堪称取名典范。白居易与弟弟白行简，名字工整对仗，暗藏着儒家的处世智慧。白居易字乐天，源自《易经·系辞上》中

的“乐天知命故不忧”，与名“居易”相互呼应，体现出顺应自然、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。白行简字知退，与兄长的居易、乐天相得益彰，完美诠释了儒家“君子居易以俟命”的行为准则。

苏轼与苏辙兄弟的名字，则饱含着父亲苏洵的处世哲学。“轼”是车厢前看似装饰却不可或缺横木，苏洵以此告诫苏轼注重外在修饰，避免锋芒过露，又担忧其性格易招致祸患。“辙”为车轮痕迹，虽无显赫之功，却能在车马倾覆时幸免于难，苏洵借此希望苏辙为人低调内敛，明哲保身。

明朝时期，家族辈分在取名中占据重要地位，“论资排辈”蔚然成风。出身贫寒的朱元璋，对后代取名有着严格规划，钦命后人的名字不仅要按字辈排序，还必须包含“金木水火土”元素。这一独特的取名方式，竟使朱家的字辈与“元素周期表”产生奇妙关联，成为历史上饶有趣味的佳话。

受此影响，民间士、农、工、商也纷纷效仿。例如，出生于济宁鲁桥的戚继光，与弟弟戚继美，皆是按家族辈分取名。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取自《诗经》“继序其皇之”之意，为儿子命名“继光”，不仅寄托着对开国先祖戚祥的追慕，也蕴含着希望他继承先辈荣耀、光宗耀祖的深切期望。而弟弟名“继美”，有继承美好品德、成就之意，期望他能延续家族的优良传统，追求美好的品质和人生成就。同样延续了家族辈分的传承，饱含家族期许。

到了清朝，取名却成为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。严酷的文字狱如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稍有不慎，名字可能为全家招来杀身之祸。若有人取名“王复明”，即可释义为“反清复明”，一旦被检举揭发，必将遭受灭顶之灾。因此，流传至今的清朝人名，皆是历经重重考验，每一个都来之不易。

在中华姓名文化的长河中，民国时期的名字，犹如一卷雅致的工笔画，浸润着千年典籍的墨香，又流淌着时代革新的清韵。彼时，名门望

族尤重名字的意境之美，常从经史子集里撷取吉光片羽，赋予姓名深邃的文化内涵与诗意哲思。

建筑巨匠梁思成之名，源于《诗经·商颂》中“汤孙奏假，绥我思成”，寄寓着继承先祖功业的期许。兼具建筑才情与诗人气质的林徽因，其名取自《诗经·大雅》“大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”，暗含对美好德行的赞颂。

外交家顾维钧之名，化用《诗经·小雅》“秉国之钧，四方是维”，彰显安定天下的鸿鹄之志。文学家钱玄同之名，脱胎于《道德经》“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是谓玄同”，蕴含着淡泊冲和的人生哲学。

新月派诗人戴望舒，其名源自《楚辞·离骚》“前景舒使先驱兮，后飞廉使奔属”，借为月神驾车的神话意象，勾勒出浪漫神秘的文学气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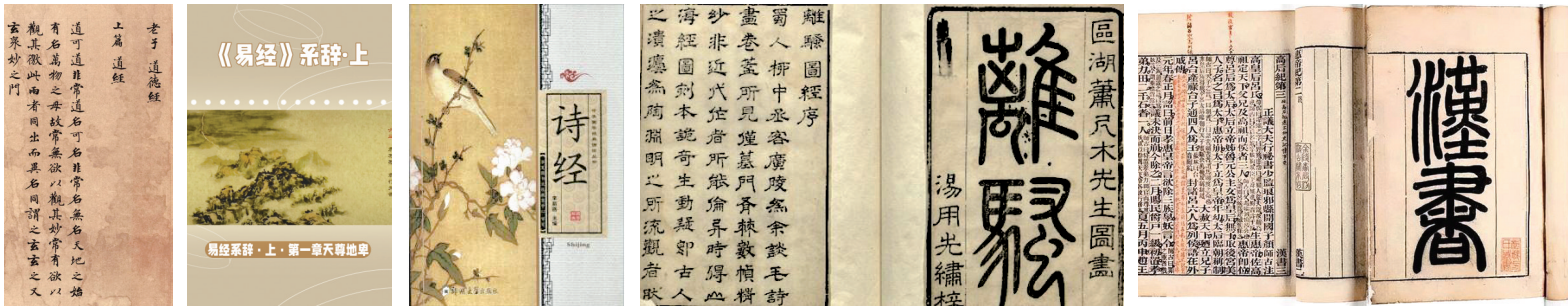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张恨水，以李后主《相见欢》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中的“恨水”为笔名，寄寓人生慨叹，又在代表作《金粉世家》中，将这份古典哀愁融入女主角“冷清秋”之名——灵感取自李煜笔下“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”，字里行间皆是婉约诗韵。

此外，国学大师王国维、历史学家傅斯年等，其名同样典出《诗经》，尽显文化底蕴。

民国作为新旧文化碰撞交融的特殊时期，既深植于传统文脉的沃土，又挣脱了部分旧俗的桎梏，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，创造出无数兼具古典雅韵与时代气息的绝美名字，成为中国姓名文化中独具魅力的篇章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名字成为了时代变迁的生动记录，每一个名字都蕴含着独特的时代记忆，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20世纪50年代，新中国百废待兴，人们满怀怀着对国家的热爱，解放、援朝、抗美援朝、振华、建国等名字随处可见。它们不仅是对新中国诞生的纪念，更是对时代浪潮的积极响应。这些名字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激励着人们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。



我从哪里来？这个看似简单的日常问题，其实是哲学的终极。

我出生在鲁西南地区，踞龙山下泗水河边的济宁市泗水县罗家湾。济宁，不必多说，孔孟之乡、运河之都。泗水，就是“子在川上曰”的那条川，“胜日寻芳泗水滨”的那片水。而罗家湾，则复杂了一些。

因为童年我便远离了这片祖辈生息繁衍之地，对于罗家湾的人文地理并不了解，对于张姓家族的分支存续更是茫然，只是常在一些事关原籍的表单中，机械地填写这个名字。

清代学者张澍在《姓氏寻源》中说过：“参天之木，必有其根；怀山之水，必有其源。”半个世纪，对于沧海是一粟，对于一个人是大半生。岁月中我对于家乡的思恋，从来不曾断过，且与日俱增。

幸而人类进入了互联网时代，尤其是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从事媒体工作，得以在网上更多地关注泗水与罗家湾的信息。泗水县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，崇尚“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”的罗家湾，建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，实施修路、建桥、治水系统工程，全力壮大传统特色产业发展新兴产业，村民研习书法绘画，走出一条山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。每一次，我这个生在异乡的乡邻人，都深为这片古老土地生长出的新生机而欢欣鼓舞。

今年杨柳返青时节，我的脚步踏上了罗家湾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。石坝纵横的田野里，冬小麦生机勃勃，桃树杏树正在孕育花蕾。春天，万物向阳，正如我的思乡之情催发我的血脉苏醒。

唐朝诗人贾岛之问说“近乡情更怯”，这确是经验之谈。暖暖的春阳下，已有500多年历史的罗家湾古朴安静，条条街道整齐，户户院落有序。民居大多是砖瓦结构，水电气齐全，院落围墙很多是田地里捡来石头垒起来的。

这些石头，都是不规则形状，主人们并不用打磨，而是精心搭配、细心契合，仿佛一块块石头都放到了最佳位置，墙面平整，墙角笔直，纵横成线，像一条条微缩版的长城。抚摸这些千年石头，感觉每块石头都深藏着故事，月黑之夜会现身出来讲述。

起初，村民用异样的眼神打量我这个不速之客，他们身后的小狗也冲我示威。当知

长镜头

千年梦回，寻根罗家湾

张学志

道了我是本村走出去的孩子，他们立刻放下眼神里的戒备，与我拉起了家常。

有位年逾八旬的老人，还依稀记得我的乳名。瞬时之间，我全身的血液，在乳名声中从心底流淌到眼底，一股热流喷涌而出。这里就是自己的出生地，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啊。我从哪里来？我从这里来。这里的田埂上有我幼稚的足迹，这里的河水中有我朴素的笑脸。故乡，承载了我童年的全部，这是心理上的认可，也是情感上的皈依。

在一位至亲家中，我意外地看到一本族谱，更是顿感不虚此行。因为我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自己的身世了。关于来向的硕大问号，深深刻印在每个人的基因图谱。只不过，大多数原乡人身在故乡，天然地丧失了关于来向的话语权。

一位爷爷辈分的古稀老人，为我讲起了张姓家族的前生今世。张姓源于上古时期，黄帝少昊氏第五子青阳，生子名挥，帝赐张姓，活动在现今的河南濮阳一带。经过几千年的繁衍，张氏现在拥有8000多万人，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姓氏之一。

呷一口茶水，老人继续他的话题。张姓中的一支，后来辗转迁徙到山东，在泗河中游的邹邑冯家庄落地生根、开枝散叶。一直到清朝嘉庆十九年，也就是公元1814年，我们的四世先祖德安公顺河而下投表亲，来到泗河下游当时称作下太平庄的今罗家湾定居。

乡人评价，四世先祖“为人纯诚躬节俭”，子孙“倡耕务农，克承先志”，家庭“家道殷实，人才蔚起”。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焉，到六世先祖恒琳公时，已为介宾监生，小有功名。裔孙繁衍、子孙兴旺，两个世纪已经延续十余代。

开拓者四世先祖就葬于踞龙山下，由于后世子孙全心守护，古碑至今尚存。碑文上首是醒目的“皇清硕德”4个大字，这是当时对拥有大德之人的最高评价。

此时，我再一次确认了，我从这里来。我感觉自己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安泰，只有接触大地，才会有无穷的力量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元。一个家族，既可以像马尔萨斯《百年孤独》中的布恩迪亚家族那样宿命，也可以像陈忠实《白鹿原》中的白嘉轩家族那样奋争。因为“生存还是死亡”，是所有人、所有家族都会面临也必须全力答好的命题。

相比那些显赫家族，我的家族要平淡得多。从乡亲们中所听和自己眼中所见，我终于知晓了，罗家湾的山地，石头多，水源少，土

地地力瘠薄，粮食产量较低。

张姓后人们大多以农耕为主业，在山地种花生，榨成花生油，既供自家需求，也销到周边乡村；种地瓜，把地瓜晒成地瓜干、磨成地瓜面，再摊成地瓜煎饼、煮成地瓜粥。一隅山地，世世代代养育了一方子民，让后世子孙深怀感恩之心、回馈之意。踞龙山，默默地见证着碎片化的历史。

仔细翻阅族谱，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家族做了严格规范的辈分排序，这方便同祖同宗后代长幼有序、不误礼数，免得出现60岁孙子遇到6岁爷爷时，由于辈分导致不知所措的尴尬，这在礼仪之邦更是尤为看重。

“向学遵正道，守文嗣自荣，兴家福延广，立业宝常隆”，先祖们用心良苦，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愿景向往，训导子孙要一心向学，遵规守矩。

按照辈分起名，这些民族传统理应遵循，但现代人崇尚简约，起名已经突破了祖训，大多不用辈了。堂亲的一番话，更让我大跌眼镜。他说，我们这一辈，族谱规定为“学”字辈，于是，在族谱中看到了张学友、张学良等与名人完全重合的名字，我不禁哑然失笑。

族谱中明确，“学”字辈之后为“遵”字辈，但很多亲眷都按本地口音，大都用了“均”字。近年来，更有些人家不再按照族谱排辈，直接取名为张飞、张良等，更是令我捧腹大笑。

自然经济时代，先人们逐水而居、依土而生，土地是命根子。而罗家湾位于浅山区，漫



我的老家在微山岛最东头的杨村，站在大门口就能看见微山湖里的帆船。我家原来住的是3间草房，南边是一条弯弯曲曲通向湖边的路。

1939年底至1940年初，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，铁道游击队战略转移到微山岛，凭借芦苇荡作掩护，以微山岛为根据地，配合运河支队和湖西沛滕武装，斗汉奸，杀土匪，打鬼子。

日本鬼子秘密调集了青岛、济南、徐州正规部队3000多人，再加伪势力的杂牌军3万多人，于1942年4月21日对微山岛进行大规模扫荡。铁道游击队获悉后，在吕蒙村召开会议，决定阻击日伪军扫荡，当晚转移群众到湖西安全的地方。

父亲和母亲正在院子推磨，两名游击队队员敲响大门说，日本鬼子马上就要进岛扫荡啦，抓紧撤到安全的地方去。我父母立即放下磨棍，急忙叫醒我们。母亲抱起刚满周岁的我，还背着东西，父亲背着被子和干粮，一手领着我哥哥，一手领着我姐姐，向微山岛的西面奔去。

一路上鸡飞狗叫，孩子哭、大人喊。逃到村西边的山头时，姐姐突然哭着说：“咱村着火了。”母亲抱着我，转身往东看去，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。

就在母亲转脸看时，日本鬼子射向村民的一颗子弹飞来。我正躺在母亲怀里，子弹击中我的右腿，从左腿穿过。我和母亲成了两个血人，父母、哥哥、姐姐见状，都哭成泪人。

乡亲们劝母亲说，看这孩子头都耷拉下啦，也不能哭啦，看样子不行了，你赶快放下孩子逃命吧。不然日本鬼子追上来，你全家几口人也没命啦。母亲没丢下我，抱得更紧啦。

父亲撕下自己衣襟的一块布，给我包扎好伤口，搀扶着母亲拼命地向岛西湖面上逃去。湖水不深，但芦苇丛生，污泥没膝，母亲的脚小，还抱着受伤的我，身上还背着逃难的东西，在泥窝里深一脚浅一脚攀升。

母亲不知摔了多少跤，成了泥人，却抱得我紧紧的没有放下。直到中午，才登上湖西陆地，见了沛滕支队的同志，立刻带我去看医生。经过仔细检查，子弹是从右腿打进来，从左腿的下颞骨穿过去的。

医生处理伤口之后，又慢慢地喂了点开水，见我能够咽下去，便对母亲说，枪没打着喉咙，可以喂点流质，同时安排我们住下，这家的主人熬了一锅小米粥给我喝。

在沛滕支队医生的精心治疗下，父母和姐姐、哥哥周到护理，我的伤势稳定下来。等到日本鬼子从微山岛撤走，我们回家看见全村一片狼藉，3间草屋只剩下个屋架，只好住在东墙脚下。

想起微山岛，想起父母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更不能忘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人民群众的救星。

现在我们全家四代同堂，21口人，都在幸福地生活，努力地工作。我和老伴退休多年，全家过着美满的日子。

周末济宁故事

母亲怀抱里的生命

王玉玺